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廉儉類

吳興祚廉儉 山陰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年，位一品，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，遺親故，而居無一廛，囊無贏金。及以粵督解任還京師，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，一日，會食，脫粟枯魚，酸寒相對，諭德曰：「公貧乃至此乎？」明日與別，吳喜見眉宇，告諭德曰：「適有饌米數石者，不憂餒矣。」

田山薑廉儉

康熙己未開博學宏詞科，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，日夜詣司枋者之門，乞聲譽以進。德州田山薑侍郎受方以工部郎中薦，辟屏居蕭寺，不見一客。比督學江南，昇以肩輿，從兩驢，載衣裳一箱、《五經》子史兩方廚，蒼頭奴二人，蹣跚行道上，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，自市蔬菜一把、脫粟三斗，不為酒醪佳設，惟日矻矻以文章為事。

陳清端廉儉

陳清端公殯釋褐歸里，講學五年，足蹟未嘗入公門，每謂貪不在多，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。後嘗舉此人對，聖祖嘉之。旋令古田，調臺灣，督川學，巡臺、廈，開府湖南、福建，孑身在外，幾二十年，未嘗挈眷屬，延幕賓。公子曠隔數千里，力不能具舟車一往省視。儉從一二人，官廚以瓜蔬為恆膳，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能堪者，陳晏然安之，終其身不少更變。聖祖目為苦行老僧，又曰：「從古清官，無逾殯者。」

于清端廉儉

于清端公成龍令羅城，拊循殘氓，悉除諸禁，誠意感人，民皆以田賦親輸清端手。或留數錢置案上，問何意，曰：「阿耶不納火耗，不謀衣食，寧酒亦不買乎？」清端感其意，留數錢。計得酒一壺而止。

清端居羅城久，從僕或散去或死，羅人益憐之，每晨夕，集問安否，間斂金錢跪進，云：「知阿耶清苦，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。」笑謝曰：「我一人，何須如許物，可持歸易甘旨，奉汝父母，如我受也。」民怏怏持去。一日，聞其家人來，民大喜，奔譚庭中，言：「阿耶人來，好將物安家去。」又進金錢如初。又笑謝曰：「此去吾家六千里，單人攜貲，適為累耳。」麾使去。民皆伏泣，清端亦泣，卒不受。比遷知合州，羅民遮道呼號曰：「耶今去，我儕無天矣。」追送數百里，哭而返。一眇者獨留不去，清端問故，曰：「民習星卜，度公囊中貲不足行千里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。」清端感其意，因不遣去。會靈雨貲盡，竟藉其力得達。

其後清端薨於兩江總督任所，先一夕，微覺體中不適，晨興，坐內堂判事，少頃，瞑目不語，遂薨。藩臬入內寢，檢遺囊，為棺斂計，見其衾幃敝陋，筒存白金三兩、舊衣數襲、青錢二千、粟米五六斗，相率太息而出。性廉潔，儉於自奉，不為妻子計，惡衣粗食，安之若素。聖祖亦信之彌篤，以為廉吏第一。

岳起廉儉

少保岳起，滿洲人，以孝廉起家。初任奉天府尹，前任某以貪著，岳入署，命人於屋宇器用皆洗滌之，曰：「勿染其舊也。」後與將軍某抗，罷官，仁宗用為山東布政使。未幾，擢江蘇巡撫，生平清介自矢，夫人自掌簽押。出門驕從蕭條，瘦駝敝服，禁止游船妓館，無事不許譙賓演劇，吳下奢風為之一變。夫人尤嚴正，岳嘗往籍畢秋帆尚書產，歸時已薄暮，小飲，面微醺，夫人正色告曰：「秋帆尚書以耽於酒色，致有今日，相公觸目警心，方謹戒之不暇，乃復效所為耶？」吳民有《岳青天歌》，以為湯文正公後一人。

顧琮廉儉

顧琮在京師守制時，每出門，小車敝帷，不知者以為廝養也。奉命治漕，治南北河，皆久於任。及老病罷歸，至不能就一廛以居，其廉可知。

戴簡恪廉儉

開化戴簡恪公敦元，嘗以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，方入覲，途中日以麵餅六枚供饗殮，不解衣，不下車。五更，趣車夫起，驅之行。凡上官過境，州縣例設供億，具迎送禮。簡恪獨行數千里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為新任藩使者。抵京師，客至，屏僕戶外，煮茶瀉酒，輒躬為之。山西藩署有陋規，曰釐頭銀，上下皆取資焉。簡恪曰：「官有養廉，僕御，宦所豢也，何贏餘之有！」遂革之。

未幾，內召為刑部侍郎，居京師，同僚非公事不得見，所治獄無縱無濫。蒞部事畢，歸坐一室，家人為設食飲，暮則置燭對書，坐倦而寢，否則坐暗中，倦亦寢，雖飢甚，不自言也。假歸浙江時，大府譙之，兩，著屐往，終飲，群官擁送，鼓吹啟戟門，呼輿馬，乃笑索繳，自執之，揚揚出門去。

王應辰以廉儉賈禍

常州王應辰以嘉慶辛酉進士，選四川新繁縣知縣，性廉儉，到官，頗得士民心。新繁素號饒邑，王絕苞苴之私，不能飾廚傳，供過客，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之。戊辰冬，舉計典，有素識之日者，往來於藩司之門，自省中遺書云：「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，得金若干，乃可免。」緘其書，以方伯印封發之。王得書笑曰：「鬼蜮乃敢白晝見！」藏其書，而以其事白制府。制府以為脅持也，怒，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，立委員攝印署理。委員至，王拒不見，委員諫於庭，乃出，索其委牌，而委員以制府督促，不及待司文，無以應。王笑曰：「此亦可詐耶？」呼驍械之。委員恐，馳去，訴制府，謂某敢抗制府命，且辱之。制府大怒，命中軍提兵，隨成都府知府往捕，圍其署，大索，獲日者所致書，毀之，縛王歸於省，置諸獄，以抗不交印奏，禍且不測。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，騰謗書徧於道路。頃之，聞於朝，御史或摭以入告，奉旨查辦，然後出王於獄，放之歸，而以病風覆奏焉。

額勒布廉儉

乾、嘉以前，淮網繁富甲天下，視饜使者驕貴簡出，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，金錢揮霍，一斤鉅萬。額少農勒布嘗官兩淮，力矯積弊，常從二三騎，自策贏，穿街巷。禱雨甘泉山，輒步烈日中，往返三數里。

舊例，別庫歲徵幾千萬，乃饜賈結交勢要，弗聽使者主持。額壹不問，游客來謁，自餽肴蔬果餌數器而已，曰：「吾為揚州別開生面也。」嘉慶戊辰，被議入都，饜賈送至王家營，環跪，納會子四紙，紙各繖萬。詰何為，僉曰：「公節官費歲數萬，又奏增鹽息至分半，歲溢且二百萬，公按臨六載，眾商所受恩且累千萬，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。」額曰：「我前節官費，而以為今日地，是攫察案所應有也。請增鹽息者，為岸猾持若短長耳，若等竟以作市價，是杼民以益商，我負疚滋重，況分若肥耶！必不聽者，以狀上聞矣。」是年秋，額欲當覲聖，例以珍玩為面貢。額閱實製備物，僅值六萬，先期貯京邸。及至都，部議供差熱河，不得面，無用貢，將赴戍，遣使悉送還揚州，費腳價銀六千，實已資也。

徐杉泉廉儉

錢塘徐杉泉大令肅，性廉儉。嘉慶中，官南匯令。其地素稱沃壤，財賦饒衍，甲於三吳，居是官者，靡弗優渥。大令悉以所入加書院之膏火，助善堂之經費，齋廚蕭然，至不能自給。去官日，無所贏，有所負，鬻田不足以償，並圖籍書畫鬻之以償官錢。

戴一夫廉儉

戴山人名堯，字一夫。嘉慶末，流寓湘潭，後居澧州之津市，冬夏常衣一灰布袍，白布帶，日啖米半升，不御酒肉。精奇門遁甲術，嘗榜其門，課金一兩。一日，有亡其幼子者，賣金往，求占課。山人曰：「明日午刻，有一老人攜籃，中貯母雞、臘肉，並送此子至家。」已而果然。於是求占者紛集，山人揮之出，曰：「吾豈能作賣卜人乎！」以市膏藥為生，問為人書市招，字仿率更體。有所獲，悉以施貧人，見乞兒之有疾病者，即予藥餌，為醫治之，不稍厭倦，富貴之家，雖酬千金，不顧也。津市有吳醉碧

者，擁貲巨萬，母病，不敢啟請。一日，江漲，饑民嗷嗷，栖息無所，山人曰：「吳君若能出白米五百石，建蘆蓆篷數□座以施賑，吾當破戒，治富人病矣。」醉碧如其言，再拜邀至家，診數月，疾愈。

山人在潭時，偶至萬壽官，僧人留宿，不允，曰：「門已扃，先生何能歸？」未幾，如廁，久不返，跡之，則已回寓矣。牆高數仞，不知何以超越也。王菽原方伯蒞湘，囑澧牧物色致之，方知其為通州拔貢生，與方伯舊同學，殺人亡命，浪遊數□年不歸，其終日布衣蔬食者，以不得奔父母之喪耳。時世難方殷，方伯欲薦之軍中，不從，欲留住，與以千金，供施濟之用，亦不從。數日辭去，所贈衣物銀錢悉卻之。時郭筠仙、意城兄弟，周杏農、孫芝房均在方伯所，山人都不為禮。至澧州，獨與一煮豆者啜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此劇盜也。吾勸其改行，終日作小貿易，得百錢以養母，自噉粥度日，其純孝如此，吾故重其人。」後終於澧州，年七□餘。

姚鏡堂廉儉

歸安姚鏡堂兵部學掾，學問瞻博，品尤高卓。官京師數□年，寓破廟中，不攜眷。公暇，以文酒自娛，朝貴罕識其面。曾典貴州鄉試，門下士饋贄金者，力卻之，惟贈酒則受。因是貧特甚，出不乘車，隨一僮持衣囊而已。所服皮衣冠，毛墮，半見其鞞，每彳亍道中，群兒爭指笑之，夷然自若也。

裴蔭森廉儉

裴蔭森以清介著，嘗官湖南辰沅道，冬日所衣之袍，其質紗也。出巡所經，戒勿供應。恆語屬吏曰：「凡得德政碑、萬民傘之最多者，其政聲之惡可知矣。」

多忠勇廉儉

同治癸亥，多忠勇公隆阿視師整屋，以受傷薨於軍。方受傷時，穆宗命發內府珍藥敷治，並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。而多本無家，雙全依戚族以居，身無完衣，將軍憐駭，贈以行資，始得馳往，已不及見。遺疏有云：「不使家有長物，身有餘財。」其廉儉蓋出自天性也。

沈文肅廉儉

沈文肅公葆楨薨於江督任，事聞，上命蘇撫吳元炳為之辦理喪事，且攝督篆。吳至金陵，見沈身後蕭然，僅於枕畔得銀幣五□元，此外則無長物，搜其篋，惟布衣數襲、舊書若干卷，乃深歎其廉儉焉。

徐枋廉潔自好

長洲徐枋為明遺老，工畫，生平廉潔自好，卜居靈巖山側，渲染丹青，世稱絕妙。將軍蔡毓榮督武昌，嘗遣使通書，餽兼金求畫。枋笑曰：「明府正是殷荊州，特吾薄顧長康而不為耳。」

彭了凡卻人餽粟

國初，蠡縣彭了凡、容城張果中、西華理邕和並著奇節，皆與孫徵君奇逢友善，王文簡公士禎謂之「蘇門三賢」。了凡，明諸生，亂後游河朔，依孫以居，貞介絕俗。土人餽之粟，不受，餓死嘯臺傍，徵君為題碑曰餓夫墓。

溫秋香一介不取

溫毓桂，字秋香，晉之高士，一介不取。執親喪，居廬三載。嘗曰：「昔與傅青主、梁小素游，文章道義，相為切磋。自二公作古後，不數□年而士風日下，典型無存，緬想風規，如東京夢華，邈焉難再矣。」

高愈世仍廉白

高愈為攀龍從孫，世仍廉白，守靜不苟。晚歲清窶至極，某年，啜粥七日矣，方挈其子臨城矚眺，不改其樂。嘗曰：「士求自立，當自不忘溝壑始。」

周釜山廉能感人

華亭周釜山，名茂源，守處州三年，行廉政清，士民化之。有篙工拾遺屨一麓，不忍取，白府以歸遺者，蓋感於周之廉也。

侯抒憐卻金

河南侯戶部抒憐嘗令濰縣，清操絕人。大賈郭某陷於訟，薦紳懷金往請者以□數，輒閉閣不與通。同年某方守萊州，移書懲責，侯佯為不解，復曰：「濫竽作吏，曠職懷慙，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，敢不惟命！」守意沮。

王次山卻賂

王次山侍御峻，常熟人，在臺垣，志氣嶽嶽，到官三日，劾罷都御史彭維新，稱其很忤無學術，時論嚮之。退歸，修《蘇州府志》，有明季大僚曾污偽命者，其子孫乞為之諱飾，侍御不可，賂千金，不受；介要津求更一二字，終不許。

杜文端不貪一錢

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嘗入對，既出，世祖顧左右曰：「爾等識此人乎？此新授刑部尚書杜立德也，不貪一錢，亦不妄殺一人。」聖祖嘗論左右閣臣，謂如杜立德者，真不愧古大臣。

顧景范不取非義一錢

顧景范，名祖禹，性廉介，不取非義一錢，以授徒自給，不求聞達，常落落人外。當事聞其名，欲羅致之，終不可得。其子亦鬻薪為生。

陳太君昂子以廉

江都宗定九，少時奉母陳太君家居，值歲凶，啼飢號寒，初不向宗族借貸，嘗曰：「餓死事小，遭□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，使從此不知有廉恥，事大。」時以為名言。

錢瑟瑟不愛千金

錢塘汪魏美孝廉淪，隱居不出，其內嫗欲強之試禮部，出千金視汪婦。曰：「能勸夫子駕，則畀汝。」婦對曰：「吾夫子不可勸，吾亦不愛此金。」其人慚而止。汪婦為錢瑟瑟，建寧守飛卿女也。

宋文恪卻四□金

長洲相國宋文恪公德宜官戶部侍郎時，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銅入京，嘗於中夜報謁，餽銀四□兩，求給門票。宋斥出，立劾之。聖祖謂宋自首餽遺，不負簡任。褫九官職。

張文端不妄受一文錢

國初各省學政，沿明舊習，多徇干謁，行苞苴，聖祖深嫉之。時大僚中清譽久著者莫如浙撫張文端公鵬翮，各省積弊最深者莫如江南，遂特簡文端視江南學。文端信心直行，矢慎矢公，不妄受一文錢，終其任無一倖進者。聲華之士，偶得京函，躑躅逡巡，不投而去。

宋牧仲乃以清廉著稱

商邱宋牧仲尚書掣撫江蘇，閣臣伊桑阿奏稱其清廉為天下撫臣最。未幾，聖祖南巡至蘇，手書「懷抱清朗」四大字以賜之。後擢大宗伯，內遷吏部尚書。越三年，致仕歸，瀕行，帝賜詩，有句云：「久任封疆事，蘇臺淨點塵。」

王東臯卻例餽

康熙朝，王文簡公論鹽法，嘗言但以兩淮付王東臯，兩浙付魏環老，而久於其任，何患不肅清。陸清獻公隴其亦稱王東臯在吏部，壁立千仞。東臯，蓋湯陰王御史伯勉字也。少貧，借榻枯寺，忍饑讀書。順治初，通籍謁選，授行人，充山東詔使，卻例餽，不干有司一語。遷吏部郎，掌選事，清介日有名。嘗語人曰：「岳忠武，吾縣人也。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吾生平惟誦此二

語，求無媿耳。」

王東臯卻金及裘帽

王東臯有同年范印心，以山西平陽府知府入覲，知其貧也，懷金將貽之，謁其廬，語久之，卒不敢出而退。一羊裘□年，毛盡脫，同官釀金製裘一帽遺之，東臯曰：「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，何敢煩公等！」固勸之，乃受。

李天植一介不取

平湖李因仲，名天植，隱居蜃園，一介不取。魏叔子屬曹丘岳侍郎浴、周青士布衣箕糾同志為之繼粟，徐昭法曰：「李先生不食人食，聽其餓死可也。」未幾卒。乍浦有鄭嬰垣者，與李稱石交，先二年，凍死雪中，李臨歿，曰：「吾無愧老友矣。」

寶靜庵卻八百金

柘城寶靜庵檢討克勤以理學名，持躬端謹，不修邊幅，敝服破帽，周旋公卿間，意氣自若。寓廬湫隘，不足蔽風雨，從者不能甘，相繼辭去，諸子親為應門。有維揚賈人子遊京師，聞江南學使者與靜庵有舊，挾八百金賂靜庵，求通於學使。靜庵曰：「以此濫入膠庠，奈屈抑寒素何！」力絕之。其人恨恨去。崑山徐健菴尚書聞之，曰：「真古君子也。愛一言而擲八百金，尚有他事可移其志操乎？」

衛立鼎飲盧龍杯水

陽城衛慎之太守立鼎知盧龍，魏敏果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，至盧龍，已治具，不食，但啜茶一甌，曰：「令飲盧龍一杯水，吾亦飲令一杯水。」巡撫格文清公疏薦其治行第一，靈壽令陸清獻公次之。

文與也卻亭戶金

文與也，名君點，長洲人，工繪事。嘗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，期以三日走取，文恚曰：「僕非畫工，安得受促迫！」擲金於地。其人再請，不顧。湯文正公斌撫蘇，器之，時與過從。一亭戶擁厚貲，以千金為文壽，請通姓名於湯。文曰：「湯公以道義交我，我豈負之！若既傷惠，吾復傷廉，奚取為！」亭戶慙而退。

郭琇自洗堂廡

湯文正公斌撫吳，以清介自勵，下屬有貪酷者，皆善為勸勉，不改，始懲之。郭總憲琇時任吳江令，以貪黷聞，文正檄至省，勵以貞廉。郭曰：「琇所以貪者，以供前任某撫軍之慾也。今公既清廉自矢，請寬一月期，如猶昔，請立置典刑。」歸，自洗其堂廡，曰：「前令郭琇已死，今又一郭琇也。」政為之一變，文正因薦於朝。

萬氏叔姪卻金

康熙己未，聖祖詔修《明史》，所網羅者皆一時名士也，萬季野與其兄子言皆與焉。一日，有運餉官遇賊，走死山谷，其孫懷白金請附《忠義傳》後。萬曰：「將陳壽我乎？」斥去之。後言獨成《崇禎長編》，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，求減其先人之罪。言峻拒曰：「若知吾季父事乎？」季野，名斯同，為斯大弟，學者稱石園先生。博通諸史，尤熟於明代掌故，《明史稿》五百卷皆其手定。卒後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。

趙良棟秋毫無犯

康熙己未平滇之役，趙襄壯公良棟實為首功，其操守尤不可及。城破時，諸將爭取子女玉帛，趙獨戒所部營城外，秋毫無所犯。又訪得吳三桂司筦庫之人，以藩宮簿籍進呈，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。而三桂寵姬二人，一歸將軍穆占，一歸總督蔡毓榮者，事亦上聞，遂獨以廉潔蒙聖祖褒獎。

李雪木不欲受人惠

康熙己未，李天生以應宏博之徵至京師，數稱李柏賢，都人始有知柏者。柏家貧，居山中，著書乏紙，以櫛葉書之。或欲有所周，輒峻拒曰：「吾不欲受人惠也。」嘗一日兩粥，或半月食無鹽，忍饑默坐，灑如也。自誦曰：「貧賤在我，實有其門。出我門死，入我門存。」柏，字雪木，自號太白山人。

格爾古德卻萬金

格爾古德撫直隸，歲卻餽金以萬計，聖祖嘗曰：「格爾古德為巡撫，歿後人猶思慕稱頌之，居官苟善，豈有不致聲譽者乎！」

恆魯無沾染

輔國公恆魯以廉潔著，任吉林將軍，僅領俸，絕無沾染。嘗坐小閣，以每歲出入之帳手錄封存，人問之，曰：「為籍沒時之證。」吉林產參甚旺，無敢私販者，國家歲銷參票數千紙，選餉賴以濟。當事者索貂褂，恆乃售遼東舊產購以與之，初不索之商賈也。

蕭永藻僕潔如其主

康熙時，蕭永藻為廣東巡撫，在官日一介不取。其紀綱之僕張二，潔如其主，以賂進者，亦正色峻拒之。

德格勒卻明珠千金

康熙朝，德格勒官侍講，李光地嘗薦其學行，屢召見，論經義。性骨鯁，不附權勢。偶扈駕巡行，明珠見其將嚮用也，使人累千金為裝，卻不受。會久不雨，聖祖命德筮之，遇夬，曰：「澤上於天，將降矣。一陰居上，天屯其膏，決之即雨。」上愕然曰：「安有是？」以明珠對。明珠聞而大恚。丁卯冬，坐私刪起居注論死，遇赦，以謫籍終。

朱竹垞卻豆粥

朱竹垞，名彝尊，秀水人。康熙己未以宏博授檢討，歸田後，居節廉橋。時值歲凶，比鄰王氏有老僕，訝其日午無炊煙，而書聲琅琅不輟，因叩門餽以豆粥。竹垞卻之，忍饑讀書自若也。

王君鑑不受田宅

王範，字君鑑，成都人。肆力經史，工詩古文詞。康熙辛未成進士，為丹陽令。治漕有功，擢御史，會遭母艱。時噶爾丹入寇，四川不靖，遂移家入吳。陽人聞其至，爭願割田宅授之，謝弗受。時出游，散步阡陌間，與農家父老相過從，見者初不知為舊令也。

張清恪撤止饋贈

儀封張清恪公伯行之任督撫也，嘗傳檄屬吏，禁止饋贈。檄云：「一絲一粒，我之名節；一釐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寬一分，民受賜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為人不值一文。誰云交際之常，應恥實傷。儻非不義之財，此物何來？」

汪灝廉節著聞

山左汪灝以侍讀督學山右，屏絕竿牘，廉節著聞。聖祖西巡，俯察邇言，採及清望，溫旨褒獎，特命超五階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。復調陝西學政，旋命巡撫河南。

徐元文為清官

崑山徐相國元文致仕回籍，舟過臨清關，關吏大索，雖醬瓿之屬皆發視，舟中僅得圖書數千卷、光祿饌金三百而已，人皆嘖嘖歎為清官。

汪舟次卻琉球餽贖

休寧汪舟次方伯楫，以諸生召試一等，授檢討。康熙己亥，奉命冊封琉球，為其國王撰《孔子廟碑》，餽贖極豐腆，力卻不受，琉人為建卻金亭。

額勒布廉能第一

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，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，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。

李蟾以俸金外為贓

李蟾為福建將樂令，春秋行鄉飲酒禮時，至邨落問民疾苦，牧豎婦女皆環集，導之以善，肫然如家人。期月，邑人悉向化，境無盜賊，訟庭稀鞭扑聲。蟾初至官，與家人約曰：「在官，俸金外皆贓也，不可以絲毫累我。」官廨有桂二株，方花開，李指之曰：「此亦官物也，擅折者必治之。」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。嘗出郭省歛，從僕摘道旁一橘，顧見之，責曰：「豈可壞法自汝始！」立下馬杖之，命償其直。居三年，上官有索餽者，無以應，遂去官歸。

涂天相以規銀歸公

孝感涂玉生尚書天相嘗督倉場，赴任日，以一棺自隨，觀者驚詫。例有規銀數千兩，奏請歸公，不自私也。

楊文定操守

江陰楊文定公名時在詞館時，蕭然如窮諸生。一日，聖祖問李文貞公光地曰：「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、趙申喬者乎？」文貞以文定對，遂命提學直隸。直隸學臣以檢討任，前未聞也。遷侍講，丁艱，服滿，自河工還朝，未補官，有旨令主陝試，亦出特恩。雍正間，以雲貴總督兼雲撫，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，世宗手批答之云：「吾君臣萬里談道，不亦樂乎！」

張文和廉正自守

世宗御宇時，桐城張文和公廷玉渥承恩遇，然廉正自守，不爭權利。各省督撫入京，以同年宿誼饋文和，不過葛紗二事。文和篤愛長子閣學若靄。閣學少年科第，書畫皆精妙，尤善鑒賞。一日，文和至庶僚家，見名人山水畫幅，歸語閣學，稱善者再。既逾日，則懸閣學齋壁中。文和審視畢，語閣學曰：「我無介溪之才，汝乃有東樓之好矣。」閣學跪謝良久，旋歸畫其主乃已。

蔡珽辭金銀綾綺

雍正乙巳，世宗賜年羹堯死，籍沒其家產，乃以其京都房屋一所、奴婢二百二□五口、金銀綾綺衣物器皿賜左都御史蔡珽。珽奏言：「房屋乃國家舊賜羹堯者，奴婢則內府所隸之人，既蒙恩賚，臣不敢辭。若金銀綾綺等，皆不可問之物。釋氏有言：『審己功德，量彼來處。』」臣不敢受。」

趙恭毅自革陋規

武進趙恭毅公申喬，起家牧令，刻苦自厲，清不近名。當開藩浙江時，嘗謂欲令州縣無虧帑，當先革藩司陋規，故有之錢糧加平、時節饋送、兵餉掛發、奏銷部費諸款，一切禁絕。僚屬凜凜奉法律。及由浙撫調湖南，禁州縣額外加派，裁軟擡硬駝、公費腳價諸名色。時苦鹽貴，乃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，自巡撫始，司道以下視之，毋得更高價累民。旋入長臺垣，因萬壽恩詔，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。奉使陝西，請蠲潼潼衛、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束。皆報可。

黃靜山卻珠

乾隆時，廣昌黃靜山永年官刑部主事，屹屹治案牘，於疑獄多所平反。有廣東客謁之私第，閻者入刺，弗識也，及見，伏地叩頭謝，問其故，曰：「頃以事陷冤獄，非公已入鬼籙矣。」徐出珠一盒獻之，曰：「謝公大德。」黃變色曰：「我為刑官，知守法耳，期無負職也。何比於汝，而乃污我為？」客大慚，逡巡去。

程易疇不取嘉定一錢

程瑤田，字易疇，徽州人。官嘉定教諭甚久，齋規嚴整，踵法蘇湖，士習為之一變。乞病歸，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贈之。程曰：「鄉賢手蹟，宜藏於鄉也。」對曰：「先生不取吾邑一錢，豈破紙亦不受耶？」乃受之。王西莊詩曰：「官惟當湖陸，師則新安程。」此語誠不誣也。

錢文端撤帳歸所司

乾隆辛酉，秀水錢文端公陳群視學畿輔，有《題帳》詩，詩序云：「往年學使者下車，供張甚盛，厥後相繼簡任於此者，多清節素著之前輩，以次刪除，惟臥室內設一帳，寒則禦風，夏避蠅蚊。余前後視學於此，凡七年，蒞瀛郡者四，將行，必撤帳歸所司，曰：『明年來，無煩改作也。』辛酉春復來，見帳極新，因識數語，並綴以詩。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，慎乃儉德，有同志焉。」詩云：「不寢常如枕有警，屏私直似鏡無塵。題詩自有紗籠護，留伴他時絳帳人。」

杭大宗擲鹺商金

錢塘杭大宗世駿有錢癖，館俸所入，必羅列官板制錢，權其重者，貫之以索，纍纍積下，或至久許，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，方以市物。故杭在家，舍作書外，時效姘女之數錢，偶出見客，兩手非墨污，即銅綠盈指。然性廉，一日，有鹺商獲罪鹺使，夜半走伴乞救，袖重金置於几，擲而出之門外不一顧也。

范西屏卻千金

海寧范西屏，名世勳，乾隆時奕國手也。遇顯者及寡人子，面不改色。受人禮聘而弈，弈以外，有所干請，雖貽以千金不顧也。

錢孔卻某藩使金

某藩使歿，其子以千金求錢竹汀學士天昕作傳，復以千金求孔東山孝廉書丹，皆不允。

秦大士卻厚幣

侍講學士江寧秦大士，乾隆壬申殿試第一人也。精篆隸行草。未貴時，嘗賣字以自給，求者踵至。客有知其貧，以厚幣請者。微察其有德色，遽還之。客謝罪至再，終不許。游兩淮鹺使幕中，聞前輩箴規語，亟拂袖歸，閉門竟其學。

阿文成取安南王一二物

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，遣其巨餽阿文成公桂土儀。阿取一二物，語使人曰：「中朝相公問陪臣好。汝國王既誠心朝覲，其優賚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，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。」陪臣汗流浹背，謂人曰：「此誠宰相語也。」

陳稽亭卻別敬

元和陳鶴，字稽亭，嘗官工部，平居取予不苟。同邑吳臬司俊由粵東入覲，將出都，以例餽同鄉官，俗所謂別敬者是也。陳謂其使者曰：「吾於爾主人未嘗有交舊也。」卻之。然陳甚貧，是日日高尚未爨也。在部，與棲霞牟昌裕、山陽鄭士超交，相善，京師謂之「工部三君子」。

徐士林不名一錢

文登徐中丞士林，居官清潔自勵，不名一錢。以賢勞沒於蘇松巡撫任所，同官賻贈千金，其弟士楹卻之曰：「兄素矢清白，恐拂初心，不敢納。」高宗聞而嘉之。時士楹以孝廉家居，一日，忽奉旨賜進士，授粵東某邑令。

朱文正假資立券

吳孝廉重光，江都人。乾隆間，令山西陽曲。時大興朱文正公珪方任布政使，吳善屬文，朱時招至署，論文賦詩。吳為之搜葺金石古蹟，訪脩晉祠，樹碑石，極謹。一夕，急呼吳，吳趨入，朱手一券謂吳曰：「吾奉命入朝，計行李資需二百金，特立券與君謀之。」吳唯唯，不敢受其券。朱正色曰：「不受券，是以賄交我也。」吳唯唯受券返，明日面致二百金，朱欣然。

朱文正不取平餘

朱文正居官廉潔，嘗布政數省，平餘銀鉅萬悉不取。乾隆中，撫安徽，裁蕪湖關陋規。某年，閩省洋商陋規事發，朱獨不受一錢。

長牧庵不納公費

長牧庵相國麟撫山東時，每歲，臨清關有解巡撫公費若干兩，長不受，欲奏歸公。其長公子懷新方□餘歲，以為不可，曰：「大人不取此項，不足為廉，若一奏入，瓜代者至，將必仍舊貫，是令司關者倍出之矣。」不聽。後果如公子言，長亦自悔所見之不遠也。

楊勤慤卻長生果

清江楊勤慤公錫紱嘗撫廣西，屬吏有以人參饋者，諱其名曰長生果。怒卻之，以入告，高宗曰：「汝真不愧四知者矣。」

莊存與卻珊瑚

武進莊方耕侍郎存與，性廉鯁，嘗典浙江試，巡撫餽以金不受，遺以二品冠受之。及途，從者以告曰：「冠頂，真珊瑚也，直千金。」怒曰：「何不蚤白！」亟馳使千里返之。其為講官日，上御文華殿，同官者將俟上起，講儀畢矣，莊忽奏講章有舛誤，臣意不謂爾也。乃奉書進講，琅琅盡其旨。同官大驚，上為少留，領之。

孫文靖以廉著

仁和孫文靖公士毅，雖有交結權要、殞師安南之咎，然獨以廉著，每出巡，輕車減從，不擇飲食。嘗乘傳至江西，時程蓉江方為縣令，往謁之，孫即呼與對食，則蔬食數盂而已。

阮湘圃恥苟得

阮文達公之父湘圃封翁，承信居貧，潔身自守。偶至某渡口，獲一囊，啟之，皆白金，而有官牒在其中，愴然曰：「此事上關國務，下繫人民，宜守此以俟之。」日暮，果有一人來，將投水，詰之，對以失金，且泣曰：「自累累本官，不如先死。」封翁亟出囊付之，不告以姓名。

文達既貴，督學浙中，一日按部駐紹興，有鄉中故人謁封翁於省署，接以禮，故人曰：「清貧若此乎？」翁曰：「家本寒也。」其人徐出二紙曰：「契值千金，為先生壽。」封翁艱然，白髻翁張，斥之曰：「吾生平恥苟得財，故貧耳，君奈何無故為我壽，不恤千金！若曰有乞於吾之子，吾子受朝廷重恩，清廉猶不足報萬一，而以此汙之乎！君以禮來，吾接君以禮；君以賄來，恐今不可出此門闕也。」其人愕然，叩頭謝罪而退。

劉文正卻千金

劉文正公統勳久居相位，頗為高宗所倚任。嘗有世家子任楚撫，歲暮，餽千金。劉呼其僕入，正色告之曰：「汝主以世誼通問候，名甚正。余承乏政府，尚不需此。汝可歸告汝主，留贈故舊之貧窶者。」有賞郎昏夜叩門，拒不見。翌晨至政事堂，呼之至，責之曰：「昏夜叩門，賢者不為。汝有何稟告，可眾前言之。雖老夫過失，亦可箴規。」其人囁嚅而退。薨時，高宗親奠其宅，門閭湫隘，去輿蓋然後入。上歸告近臣曰：「如劉統勳者，方不愧真宰相，汝等宜效法之。」

陸朗夫卻白金三萬兩

吳江陸朗夫中丞燿巡撫湖南，初蒞任，齷商以白金三萬兩進，問其故，商曰：「此舊規也。先進此，後當以時繼。」不受，並絕其再進。商曰：「公不受，此金無所歸矣。」乃命以其數平鹽價，價為之頓落。時各省督撫皆有貢獻，爭以珍奇自媚，陸所貢者，尋常土宜而已。高宗知其廉，必受之，以慰其意。而和坤方用事，官吏重賂，習以為常，陸未嘗致一物，雖知其能為禍，不懼也。故事，巡撫歲決獄，有失入者，部臣以輕重議罪；有失出者，議罰之。會廷臣言失出之罰，使巡撫自議當罰幾何，乃私憂曰：「歲歲決獄，難保無失出之誤，自議所罰，則不可從輕，而我惟有舊宅一區、田百畝在，將何以勝之？」

鄂文端署券償和坤

乾隆癸卯，鄂文端公爾泰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甲辰七月，授東閣大學士。越二月，和坤亦以冢宰拜參知矣。世多以鄂為坤之外祖，以年輩論之，似不甚符，或文端女為坤之繼母耳。相傳文端家有急需，公子輩貸二千金於坤，文端聞之，語公子云：「既已向貸，退還不情。」命取契之價值相當者，署券歸償。坤力辭，使者三返，始勉受。

夏家瑜卻萬金

新建夏家瑜，字潤堂。初丞廣東，以獲盜功，遷令新安，擢廣州通判，所至有循聲。乾隆癸卯，守寶慶，邵陽民石再書者，豪富也，嘗以事斲石魁五、周會友脛，同時縣民李步周亦斲楊茂則、茂盛脛，五日連斃四人，無過而問者。茂則無親屬，魁五猶子秀和以其事上控，大吏飭縣鞠之，前守李心耕已據知縣魯大治取具秀和悔狀，擬杖詳轉矣。家瑜抵任，詰曰：「此大本薙也，可勿拔耶！」乃請提府確訊。會以荊門州違例應付雲南差弁案他調，將行，再書知家瑜清貧，且有官累，使人陷以重利，至□萬金，求毀稿。家瑜曰：「斗金可棄，此稿不可毀也。」去之日，囊橐蕭然，父老相攜送至百里外，為建卻金亭。繼之者為天津沈名揆，仍照縣詳結。楊銳志者，前所斃四人中楊茂則之同姓也，詭稱茂則與魁五同案，赴大府控告。按察使郭世勳提省檢驗，皆實，訊悉前狀，乃置再書等於法，而奪名揆、大治職。家瑜以一稿存，得免議。至是，人重其剛正，且服其先見也。

梁山舟卻硯

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之父文莊公詩正，官至大學士。文莊未達，居鳳凰山麓，夫人夜織；兒嬉於旁，虎突入戶，夫人驚絕，山舟戲如故，神色自若。亟問之，曰：「有大獸來，四顧而去，亦不知為虎也。」其後乾隆庚戌，以在籍侍講入都祝釐，不肯詣時相門，有以禍福恤之者，勿顧也。其威武弗屈，已於幼不畏虎時徵之矣。畢秋帆尚書沅嘗自楚贈大硯，不納，使人委之而去。越數年，友有宦於楚者，仍附以還之。

桂香東卻門生贄

覺羅香東侍郎桂芳，嘉慶己未進士，上召見曰：「奇才也。」日見信任，不數年，登九列。家素貧窶，然門生有餽納者，桂曰：「以束脩贄先生，誼甚古，然某方任司農，歲入有俸，差足自給，不敢受。」悉封還之。

舒超鐸卻人參

舒超鐸任黑龍江將軍，有餽人參者，笑曰：「吾日啖粟數升，自強健，安用是物！」取小者啖之，曰：「已領盛意矣。味甚苦，無所取也。」

姚姬傳卻重幣

桐城姚姬傳郎中鼎，居鄉循古禮，日講政書於塾。有賈人子以重幣聘，力卻之，曰：「鰥生雖貧，不能受無義財也。」年八□餘，猶著述不休。嘉慶庚午，重赴鹿鳴，賜四品章服。又數年，始卒。論者謂其品望為桐城第一。

帥仙舟不取供應

嘉慶末，帥仙舟侍郎承瀛奉命讞獄陝西，地方官供應過奢，有以五彩絲線塞枕與坐褥者，其他可知。乃曉之曰：「予在家，鋪墊用草，居官亦然。如此暴殄，尚識民間疾苦物力艱難耶？一夕之安，需數□金，勞民傷財，吾不忍也。」因誡僕僕，絲毫不得擅取，面諭館人搜檢。有奴某，素持齋誦經，頗誠實，攜備使令，覬覦一古銅香爐，思以供佛，館人在馬鞍下檢出，帥怒，杖四□，逐之，賞館人銀一兩，從者咸慄然。

阮文達遺產僅蘆洲

阮文達公元以翰林起家，敷歷中外垂二□年，生平廉謹自持，而於嗜古、愛才兩事，罄所入，差自給，家人生產事弗問也。晚歲，甫以三千金置一蘆洲，越三□年，洲忽大漲，歲進萬金。

夏修憲卻萬四千金

新建夏修憲官元和主簿，嘗奉藩司檄查辦蘇錢局，爐匠某欲謀私鑄，約每卯賄以千金，計□四卯可得萬四千金，總捕同知某已諾之矣，夏力持之而止。

朱為弼不受屬官供張

道光甲申，平湖朱茶堂漕帥為弼，由順天府丞擢府尹，時境有蝗孽，單騎馳視，屬官備供張，朱曰：「吾為蝗來，若乃蝗我耶？」

曹文正廉澹

道光朝，曹文正公振鏞當國，陶文毅公澍督兩江，兼鹽政，時以商人籍引販私，國課日虧，私銷日暢，至有根窩之名，謀盡去之。而文正世業饒，根窩殊夥。文毅又出文正門下，投鼠之忌，至費躊躇，因先奉書取進止。文正覆書，略曰：「苟利於國，決計行之，無以寒家為念，世寧有餓死宰相乎？」文毅遂奏請改章，盡革前弊，此其廉澹有足多者。

李俞通卻鹺商重贖

兩淮運使擁東南財賦之雄，此席得人，於庫儲、鹺政均有裨益。道光中葉，陶文毅整理淮綱，選江寧守平羅俞德淵為運使。俞初至揚，運庫若洗，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。稍後則為高陽李廉訪俞通，亦能一塵不染，諸務肅然。去任時，鹺商例有重贖，李力卻之。陳臬兩浙，卒後靈輿過邗，商家仍申前請，其妻子仍力卻之，謂遺命然也。

張亮基卻河弁餽金

銅山張督部亮基，初以中書從王文恪治扣工，適林文忠謫襄河務，見而契之。時張嘗卻可弁餽金三千，文忠密識諸簡，未以告人也。逮張為永昌守，文忠方由西域賜環，授滇督，道謁焉。文忠懼甚，出手籍示之，則記有卻金日月也。張然異之，蓋不復省記矣。

林文忠卻贖銀

林文忠戍西域時，南中紳民有募集贖銀之舉，不期而會，集白金至鉅萬。林聞之，郵書婉謝，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，遂不果行。未幾，即賜環，且重膺節鉞矣。

何子貞受水返銀

何子貞太史紹基為湖南道州人，道州產荷花，何每攜其種分贈友人。或報之金，則怒，某太守餽白銀二百、惠泉水一甕，何乃受水而返銀。

柏靜濤卻五千金

柏靜濤相國後，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，世皆知肅順、端華之修夙憾也。柏嘗於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鮮，朝鮮國王餽五千金，卻之，請益堅，攜歸奏聞，請存禮部，還其使臣。

錢曉庭不妄受人惠

秀水錢曉庭教諭聚朝為鐙石宗伯曾孫，早歲素貧，而性甚介，不妄受人惠。一日，嘗語人曰：「昨晚斷炊，僅餘白米少許，供老母饘粥，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。」然意氣自如，絕不露寒乞相。及舉於鄉，家稍裕。大挑，得淳安教諭，未滿任，即棄官歸。歸後以書畫自給，不問外事。

羅忠節行軍不取銀穀

羅忠節公澤南嘗率師過江右某縣境，有秀才某故與令稔，因往詢羅之行軍狀況，令歎曰：「羅公真聖人，吾見行軍者多矣，未見有如是整肅者。」某因往謁，將至營，適有數營兵牽一牛至，曰：「秀才來，甚好。適有民來營，懇牛為他營兵盜去，帥命吾等往索，他營兵不服，與鬪，勝之，遂以牛歸。而牛主聞鬪，驚懼逸去，吾等無所歸牛，今當請秀才代交牛主。」忠節克復某城，某又與他紳往謁，忠節曰：「君輩來，甚佳。今寇未受重傷，雖得城無益，吾須即往，此間現存銀穀甚多，吾已命兵運置一處，汝輩可即以此辦保甲團練也。」語訖，即馳馬去。已而他將所帶錄營兵至，掠取存物，無一存者。

吳養源卻鹺商賻金

吳文節公鎔撫浙時，鹺商獻羨餘八千金，卻之。及殉難湖北，家無餘貲，商人感其清德，欲以此為賻。公子養源曰：「若義也，先公早受之矣。先公卻而某受之，是墮先公之德也，敢辭。」強之，卒不受。

吳文節檢視供張

吳文節督雲貴時，於到省先二日，發傳單，內載柴炭若干，米肉蔬果若干，餘概不必備，並親筆標識，到館親驗。到日，乘輿至館，於內外各室供張一一檢視，次至廚，按單中所載一一收訖。次晨將行，飭所隨員役皆先出，復至館內外各室及廚覆視一周，無短失，乃登輿去。一宿所費，僅數□金而已。

姚學埭不取印結銀

歸安姚鏡塘，名學埭，居官端謹，不履要津。部曹每月有印結銀，姚獨不受。舊制，中外大小官員引見驗看，須同鄉京官出印結，結費之多少，視品位之崇卑，既出結，得分結費，軟紅薄宦恃此為樵米資矣。京曹有印官可出結者，為六部郎中、員外郎、主事、宗人府起居注主事、光祿寺署正、順天府治中糧馬通判、大興宛平兩縣知縣。而五六品京堂、給事中、御史弗與，體制崇也。翰林院修撰、編檢、內閣中書亦弗與，無印也。某省印結事務，由本省出結官分年輪管，結費即由管結官分送。

李兩蒼自謂所用無毫髮私

李兩蒼都護雲麟為漢軍世家，性豪邁，有奇略。同治初，官新疆，以領隊大臣駐塔爾巴哈台。回人犯境，募兵討平之，用銀三□萬兩，上計戶部，部臣奏駁，下使核減。李抗疏曰：「臣所用實無毫髮私，部胥索臣資，臣無以應，故為是難臣耳。臣即復上，度終不能中程式，請徑下臣刑部，以盜帑律斬臣頭以謝戶部，不能復上計也。」穆宗知其忠，詔勿問。

吳廷棟清操絕俗

吳彥甫少寇廷棟幼時欲著好衣，又欲以功名顯，太夫人訓之曰：「人以衣服愛汝慕汝，是汝徒以衣服重矣。功名者，儻來之物，無學以濟之，何貴乎功名耶？」吳恍然曰：「兒知之，天爵為貴。」太夫人曰：「然。」鄰有質庫，吳嘗嬉戲其中，司事某欲試之，聞吳來，以碎金散置於地，自匿帳中。吳入門，見之，即揚聲止步，不入。某起，詢之，吳謂金在而不見人，脫遺失，豈能自白，某大驚歎。其後數歷中外四□餘年，清操絕俗，引疾後，歸無一椽，日食不給，處之晏然。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兩江，念吳貧，值中秋節，欲以三百金贈之，攜以往。晤對良久，微詢近狀，吳答曰：「貧，吾素也，不可干人。」文正唯唯，終不敢出金而去。

翁文端母卻州牧金

海州學正翁咸封之夫人，文端公母也。學正嘗奉檄查賑，海州牧某欲更饑民冊，饋重金於夫人，請補印，夫人峻卻之。

曾文正願法林文忠之廉

曾文正嘗致其弟忠襄公國荃書云：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錢六千串，督撫二□年家產如此，真不可及，吾輩當以為法。」

龐佑還金珠

長洲龐佑，字申甫，性嚴介，取與不苟。有賣珠嫗過其家，遺金珠一篋。嫗歸，暴病死，物主向嫗家索金珠不得，訟之官，責鬻產以償。申甫跡知之，還其篋，封識宛然，訟得解。謝以金，不受。

羅鶴山卻席散

曾忠襄督兩江時，幕有羅鶴山者，總角交也，性剛介，忠襄待之獨厚。留連旬月，將歸，忠襄語之曰：「君乏政治才，久苦無位置，奈何！適有城守營兵，照章應遣人巡視一週，即以勞君可乎？」及蒞事，鶴山奉職惟謹，凡城中走倖販夫為各營濫補行列者，術藝竊敗，斥責尤厲，各營惶恐，軍政為之一肅。事畢，諸僚舉酒相慶曰：「君可歸矣，行囊當富。」鶴山愕然曰：「余奉檄

時，各營有假借名義相餽遺者，暮夜投金，古人所愧，悉屏斥之矣。」諸僚變色起敬。事為忠襄所知，自是視鶴山益重，及其行，以二千金贖之。

陳國瑞不受無名錢

陳國瑞因事被謫，時有某侍臣重其人，憐其遇，贖以兼金。國瑞性直率，恆自稱老子，乃大聲謂來使曰：「老子向不受人憐，亦不受此無名錢。」力卻之，來使乃懷金而退。某侍臣聞其言，因喟然曰：「國瑞固佳，然亦太野矣。」

蘇老五不受貴人金

光緒朝，杭州駐防旗人有蘇老五者，能左手按三絃，右手撥琵琶，調合而聲圓，絕技也。嘗至京師，貴人試其技，予金，不受，岸然而歸。

吳某不沒人之金囊

光緒朝，吳人某甲習商於上海租界某洋貨肆，主人嘉其誠，信任之。端午前數日，使攜小革囊收款南市，晨出至日中，得銀幣千八百餘元，匆匆飲於六鋪茶樓，歸而失其囊，倉卒莫省所失地。主人疑其詐，皆申申詈，且謂不立返者，必送之官，甲百口莫能辨，遂大哭。

有浦東人某乙者，亦習賈租界中，方矢志懷喪。是日，將渡浦歸，與甲差一二分時，同過六鋪，登樓茗飲，適見有囊遺於案，取而啟視之，則巨金也，既驚且喜，旋又自忖曰：「此纍纍者，吾若取以歸，寧不足療吾貧，且半生溫飽有餘矣。顧物各有主，彼或以是金故，喪名譽而殞身命，於吾心奚安！貧富，命也。吾今既見之，宜盡吾責，坐待其主者來，得歸乃已耳。」於時亭午，座客僅八九可數，遍視顏色，無一似失金者，乃忍飢坐，目炯炯注人叢中，卒無得。至夕照橫江，疏燈點水，樓中人盡鳥獸散，甲面色悽白，隨二人倉皇至，蓋甲幾費唇舌，其主人始牽率以出也。乙察其真，笑迎之曰：

「子豈失金囊者乎？吾望子久矣。」言已，以革囊示之。甲感激涕零，不知所以謝，且告之曰：「非子，余今晚欲自縊。」既相敘姓名，甲以五之一為壽，不可；則一之一，又不可；則百之一，乙峻拒勿受。乃曰：「然則飲乎？」乙仍堅辭。三人者，約明日必枉顧而去。

翌晨，乙果赴約，謝曰：「吾賴子失金，得免葬江魚之腹。昨吾將以午後一時渡江，詎渡者二三人，中流遇急浪，聞皆溺死矣。」以一舉而全兩人，皆嘖嘖稱賀。甲之主人謂乙有至性，更留與談，俾管領簿記。女年九，美而慧，主人契乙甚，數月，遂置甥館。乙得憑藉，致力商業，竟擁資數萬，為富家翁。

黃土老爺卻四百金

黃土老爺者，滿人也，談者不言其名。光緒乙酉，選授湖南靖州吏目，家故貧乏，獨行至楚，不挈僮僕。至，將納部文於布政，乃徧謁臺司，上謁，謁者索錢，不與，遂不為通。久之，不得之官，資用乏絕，衣裝俱盡，流落廬市間為人擔荷黃土，日得錢數以餬其口。一日，因所與值不足其數，斷斷與爭。時涂朗軒中丞宗瀛方為布政使，適出而見之，駐輿問故，其人以告，自稱卑職。涂疑其有心疾，置不問，麾使去。又久之，益困，至代行夜者擊柝。有某官者，實主夜禁，聞柝聲而不見其人，使人呼之，則自棚中出。怒曰：「汝職行夜，乃高臥歟？」將答之。其人呼曰：「不可，吾乃官也。」某官異其言，轉怒為笑，問：「汝何官？」曰：「靖州吏目。」某官大驚，而察其聲，則北音也，乃曰：「信乎？」曰：「信。」「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。」曰：「諾。」及明日，不至，問之，曰：「吾短布單衣，僅至胛耳，可以行夜，不可以見長官。」某官曰：「此吾之疏也。」以衣假之，其人乃至。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，則真靖州吏目也。遂以見長沙太守。太守言於涂，涂暗曰：「然則曩稱卑職者，即此君歟？」召而見之，曰：「君良苦矣。」命吏稽籍，「今靖州吏目誰也？」則攝事者瓜期久滿，以代者不至，未得交卸。涂命吏趨治文書，俾靖州吏目之官，已而又謂太守曰：「此君良苦，宜稍仗助之。」乃共釀金得四百兩，以資其行。

居數日，靖州吏目入辭，涂又見之，語曰：「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為贖，小助行色。君久歷艱苦，宜益刻勵，勉為好官。」其人頓首曰：「敢不奉教。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，已寄之長沙縣庫矣。」涂問其意，曰：「一官雖瘠，終勝擔荷黃土時，布衣蔬食，豈不足自給，何用多金！謹存縣庫，備公家一日之用。」涂大嗟歎曰：「君異時必一好官也。」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，稱為黃土老爺，而其名轉不著。以都下所刊《爵秩全函》考之，則靖州吏目名壽嵩，或即其人歟？

奎樂峰卻金八仙

光緒朝，滿洲奎樂峰制府俊撫蘇日，值太夫人八秩壽辰，某令以金八仙獻，立飭巡捕屏還之，曰：「是銅物，乃亦贈人耶？」人乃服其廉，更多其智。蓋若明言為金，即當以通賄論，不得僅以不受置之也。

崧鎮青宦囊六百金

崧鎮青中丞駿廉介自持，撫浙時，值六旬壽辰，不納僚屬一物，閉轅門不受賀。後卒於任，篋中僅餘養廉銀六百金。

炳半響不受故舊金

炳成，字集之，以左耳重聽，五後自號半響，覺羅也。貧甚，幼好學，嗜金石書畫。嘗隨父桂昌於浙江糧道任，從桐城吳康甫習篆隸鐫刻，識鐘鼎字。嗣返京師，居宣武門故第，遭母喪，賃其宅，賃居南城外龍樹院之東偏天倪閣。炳之為人也，能飲健談，尤熟於國朝掌故。一介不取，故舊資以金，皆不受。以蔭為都察院筆帖式，四十年不遷，歲入俸僅四餘金，不足，恆鬻書畫以益之。

翁叔平不受借款回扣

常熟翁叔平相國柄政時，借某國款，有可以回扣進。翁怒，卻之，翌晨奏聞。德宗大怒，命密查分此回扣諸人之姓名。越日，翁入直，上曰：「昨日之事不必究矣。」言訖長歎，蓋孝欽后於此亦有所受也。

翁叔平卻贖金

翁叔平被斥，榮文忠公祿知其貧也，贖以千金。翁不受，榮遂以翁為與有隙，而悻悻矣，實則翁欲自示以廉也。

高嘯桐慮林琴南卻金

光緒丁酉、戊戌間，林琴南孝廉紓居杭州，甚貧悴，自言囊中貲不足四百錢者蓋五年。而高嘯桐太守鳳岐方居杭，知之，語人曰：「林先生窘迫已甚，我欲資以金五百，顧虞其弗受，至今未敢自陳也。」

劉光第卻炭敬

劉光第以光緒戊戌政變罹於難，六君子之一也。生平一介不與，一介不取，古之狷者也。京官每以外省炭敬為挹注，劉獨不然，有饋之者，必受呵叱。禮服僅一夾袍，一紗蟒衣，無他衣也。被逮日，出拜客，邏者返，翌晨，自縛赴刑部投到。張文襄聞其罹難之信，涕泣不能仰視，立電王文勤曰：「劉光第本即出京，之洞留之，如必見殺，則之洞殺之也。」詞甚哀切。然孝欽后方盛怒，王不敢進言也。

王半唐自謂恐傷吾廉

臨桂王半唐黃門鵬運，清通溫雅，饒有晉人風格。嘗官禮科掌印給事中。某年，截取道員，旋奉旨以簡缺道員用。向例，京曹截取道府，皆以繁缺用，以簡缺用者，不用之別名也，為自有截取之例以來所僅見，半唐泊然安之。是歲，薪米所需至艱絀，或餽以金，輒卻之。未幾，復嚴劾某樞相，不見容於朝列，襆被出都。有載米酒及書畫貽之於蘇州逆旅者，留書畫，返酒米。其人再三慰勸，半唐曰：「君毋爾，恐傷吾廉也。」卒不受。

李超瓊卻萬金

李超瓊，字紫璈，以名孝廉仕江蘇，歷宰上元、長洲、武進諸縣，所至皆有聲。登上上考，以卓異薦，最後宰上海。歿無餘

資，幾無以斂，上海士紳為斂資卹其遺族。其宰上海時，有僑商某積資累千萬，為匪人所涎。梟首范高頭者，為省吏所獲，鞫訊時誣供某窩贓。李廉知其冤，密招某，告以危。某具陳生平，李曰：「吾固知爾無與，行且窮鞫范。」再訊之，知其誣，范亦自服。某感李，以萬金為壽。李曰：「是貨也。吾問心，固不敢誣人為盜也，何德為！」悉返其資。然其時李已虧負纍纍，某再三請，力拒之。

楊奎廉潔

楊奎，奉賢人，年□六，為某家僕，性勤慎。主人應試棘闈，前後凡七次，奎靡役不從。已而命司帳籍，歷二□餘載，未嘗有廢事。一日，主人囑某戚赴某地收債，而以奎為之副。戚謂負債者曰：「爾與吾金若干，吾歸言之，為緩其償。」負債者喜甚，以金與二人，奎曰：「主人遇我厚，乃受賄以敗彼事乎！」卒不受。

丐拾金不昧

丐某，燕人也，恆行乞於寶坻之市。一日，有策馬而馳者，顛播，裂其囊，囊中金寶散於道側。丐呼之，不應，狂奔而去，丐乃起而拾之。自付曰：「吾其以此易錢乎？彼市主必疑吾為盜，吾無以自白也。且緝捕者見之，必為所攘。即不然，同儕豔吾多金，鮮有不謀而奪之者。然則此禍基也，不如獻諸官，以脫吾禍，非曠然自得之道乎？」遂投獻邑宰。宰奇之，曰：「得遺失物者給之半，律有明條，汝其受諸。」丐叩首曰：「小人無罪，懷璧其罪，知之審矣，非所願也。」宰益奇之。既而金主馳歸，呈訴邑宰，宰語之故，還其寶物。金主再拜曰：「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！渠之所慮者，無宅以庇身耳。願助之置宅。」宰曰：「能如是乎？余當給以資本，且旌其善。」乃呼里長為之謀宅於市廛，置貨立業，且表其額曰「拾金不昧」。

太祖躬行節儉

太祖嘗出獵，雪初霽，慮草上浮雪沾濡，擷衣而行。侍衛輩私語曰：「上何所不有，而惜一衣耶？」太祖聞之，笑曰：「吾豈無衣而惜之，吾常以衣賜爾曹，與其被雪沾濡，何如鮮潔之為愈。躬行節儉，汝等正當效法耳。」自是八旗臣民無敢以褸衣華服從事者。

京官策駝入署

國初風氣淳樸，京朝官多有策駝而入署者，後易駝為馬，最後易馬為車。

聖祖宮中費用少於明

康熙己巳，大內發出明代宮殿、樓亭、門名摺子，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嫗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。諸臣等覆奏：「查得故明宮中，每年用金花銀共九□六萬九千四百餘兩，今悉已充饜。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□四萬餘兩，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。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□六萬餘斤，今止用六七八萬斤。明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，今止用百餘萬斤。各宮床帳、輿輪、花毯等項，明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，今俱不用。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□六座，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，不及前明□分之三。至故明各宮殿九層，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，木料俱用楠木，今禁中修造房屋，出於斷不可已，凡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磚料，木植皆用松木而已。」

庚寅，聖祖諭大學士等曰：「明季事蹟，卿等所知，往往皆紙上陳言。萬曆以後所用太監，有在御前服役者，故朕知之獨詳。明朝費用甚奢，興作亦廣，一日之費，可抵今一年之用。其宮中脂粉錢四□萬兩，供應銀數百萬兩，至世祖皇帝登極，始悉除之。紫禁城內一切工作，俱派民間，今皆現錢雇覓。明季宮女至九千人，內監至□萬人，飯食不能徧及，日有餓死者，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。」又諭戶部曰：「國家錢糧，理當節省，否則必致經費不敷，每年有正額蠲免，有河工費用，必能大加節省，方有裨益。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，今止用□萬兩；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，今止用二三□萬兩。必如此，然後可謂之節省也。」

王文靖祭墓用蔬果

宛平王文靖公熙嘗訓其子云：「祭墓無以牲牢，以蔬果代。」人有言其過儉者，王曰：「今以宰相祭墓，誠為太儉，日後子孫儉於庶人，則易於措辦，若敖氏之鬼可不至餒也。」

湯文正有三湯之稱

湯文正公斌嘗官嶺北道，赴任時，僱一羸，載襪被出關。移疾受代，衣物了無所增。及撫江蘇，日給惟菜韭。一日閱簿，見某日市隻雞，愕問曰：「誰市雞者？」僕叩頭曰：「公子。」大怒，召公子，使跪庭下，責之曰：「汝謂蘇雜值賤如河南邪？汝思啖雞，便歸去，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自立者！」並笞其僕而遣之。

某日，遇壽辰，薦紳知湯絕饋遺，惟製屏為壽，辭焉，啟曰：「汪琬撰文在上。」乃命錄以入，仍返其屏。內擢去蘇，敝篋數肩，不增於舊，惟二□一史則吳中物。湯指謂祖道諸人曰：「吳中價廉，故市之，然頗累馬力。」其夫人乘輿出，有敗絮墮輿前，見者為泣下。至京，貧益甚，賃居委巷，禦寒僅一羊裘。冬月入朝，衛士識與不識，咸目之曰：「此羊裘者，即湯尚書矣。」

吳人於湯有「三湯」之稱，三湯者，豆腐湯，黃連湯，人參湯。蓋人參雖亦如豆腐湯之清，黃連湯之苦，而有益元氣也。

湯文正貧無以殮

湯文正歿於京邸日，同官唁之，則臥板床上，所衣為敝藍絲襖，下著褐色布袴。檢其所遺，竹筒中有俸銀八兩。崑山徐尚書乾學賻以二□金，乃能成殮。

于清端有青菜之稱

于清端公成龍自江防遷閩臬，舟將發，趣人買蘿蔔，多至數石。人笑曰：「賤物耳，何多為？」于曰：「我沿途供饌賴此矣。」其自直隸赴江寧也，與幼子賃驢車一輛，各袖錢數□文，投旅舍，未嘗煩驛遞公館也。在制府署，日惟啖青菜，佐以菜把，【即鹹菜之縛而成把者。】江南人咸呼為「于青菜」。僕從無從得茗，則日採筍後槐葉啖之，樹為之禿。諸子冬衣褐，或木棉袍，未嘗製一裘。年饑，則屑糠雜米為粥，舉家食之。客至，亦以進，謂曰：「如法行之，可留餘以賑饑民也。」

官楚時，長公子將歸，署中偶有醃鴨，剝半與之。民間有「于豆腐量太狹，長公臨行割半鴨」之謠。清端卒之日，僚吏入哭，見牀頭敝筒中惟綈袍一襲，靴帶二事及粗米數斛，鹽豉數器而已。

趙恭毅購物

武進趙恭毅公申喬嘗令商邱，時白太夫人就養官署，寄家書購物，僅紅頭繩一兩、胡粉一匣。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，往返所用僅白金五□兩耳。

張伯行以節儉率屬

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歷官二□餘年，所至以節儉率屬。蒞閩時，官靡帷幕皆錦繡，悉命撤去。比移吳，先檄所屬禁陳設，奢侈之風為之一變。

朱文端以崇儉為政

高安朱文端公軾嘗無浙，以崇儉為政，諭民嫁娶之節，里黨賓蜡、宴會止五簋，俱有常品，人呼為「朱公席」。偶出行，見一婦盛妝，問其夫，為賣菜者。命入署，使人導之至廚下，問誰為夫人。時夫人與女奴雜作，婦莫之辨，指示之曰：「炊者夫人也。」命留待夫人午飯，饌惟蔬菜，食畢，命之出。

汪周士不侈衣食

汪文桂，字周士，桐鄉人。康熙戊子、己丑間，邑中旱澇相繼，設粥廠，立藥局，全活甚眾。丙午，被水災，首倡振濟，以食饑民。性儉約，有質庫在苕溪、雲間，晚年猶往來按行執事。人有衣美衣服者，聞汪至，必易布素而出。姻黨具常饌，欣然一飽；或盛筵，則不樂。嘗曰：「財當為有用，徒侈衣食，是委諸壑也。」

來成夫敝衣縷裂

來成夫，名蕃，蕭山人。□歲出試，輒冠軍。精六書，能作古文、魚籀、大小篆、殳隸、八分，第不輕作寫。好立名節，人有以東漢人物相擬者則喜。家貧，敝衣縷裂，所儲圖史外，惟餅盞□餘，實米鹽、紵絮於中。每出行，書衣筆裘，手自持抱，至兩肘纍纍，蔽以博袖，儼如五石匏也。

高宗儉德

高宗自少至老，襯衣及褲皆以高麗布為之，寒暑無間，嘗謂民間之著紡綢褲者為暴珍天物。其冬夜煖足，不用湯婆子，恆以大鵝卵石置爐火中，煨至極熱，裹以舊絮，置於衾。

高宗廢躬耕綵棚

先農壇在京師永定門內之西，周六里，繚以周垣。歲三月，上率王公九卿躬耕。舊制，設彩棚於田。乾隆戊寅，上諭：「藉畝所重勸農，黛耜青箱，畚鍤簞笠，咸寓知民疾苦之意。而設棚懸彩以庇風雨，義無取焉。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，雖襤褸之尚艱，豈炎濕之能避？且片時用而過期徹，所費不啻數百金，是中人數□家之產也。其飭除之！」此後遂為定例。至耕藉之樂，不同他典，所用有腰鼓、拍板，所歌皆御製禾詞，每歌一句，偃旗一次，上四推畢，諸王及諸臣始耕。

孝賢后儉德

孝賢后富察氏，傳文忠公恆姊也。性節儉，平時髻插通草，織絨花，不御珠翠。珍惜金銀線索，歲時進呈高宗荷包，惟以鹿羔毛與HUTBO絨緝為佩囊，仿先世關外之製，寓不忘本也。

邵學陟自奉之儉

鄞邵學陟，名基，為康、雍、乾三朝近臣，久以卿貳參甄司，先後侍直兩書房，出撫江蘇。方貴盛時，妻不衣帛，旁無姬侍。客至，魚菽蕭然，人多議其矯。及卒，諭祭使者至門，隘巷不足容肩輿，則步以入，矮屋不足以容廣筵，則畢事於簷溜之下。

甘莊恪月用銀□六兩

乾隆初，高宗堅意復三年喪，諸臣莫詳其制。吳江甘莊恪公汝來時官禮部，依據經注，參定大禮，繁簡悉當，後皆遵之。一日，暴斃於署，同事者為訥親，自至其家告之，見老嫗縫紉於庭，訥呼曰：「傳語夫人，君家主暴斃於署矣。」嫗愕然曰：「汝為誰？」訥備告其故，老婦大哭，始知即夫人也。訥問：「有餘貲否？」夫人曰：「有。」啟囊，出銀八兩，曰：「此志書館月課俸也，俸本□六金，計日以用，此所餘半月費也。」訥因感泣，代具衣衾殮之。奏於上，上亦感動，命內務府理其喪，入祀賢良祠。

陳文恭裁紙

臨桂陳文恭公宏謀為冢宰時，掾吏日呈小摺，陳於其無字處，皆裁取之。時方修則例，每卷批駁之小簽，皆此紙也。又外僚書稟，率用紅紙手版，陳答書訖，裁其銜名還之，餘紙留作別用。

李清時葛帳布衾

李清時撫山左，薨於任。病篤時，群僚咸詣臥榻致問，見其葛帳布衾，宛然窮秀才風。口授遺摺訖，勗屬吏以作好官延世澤為詞，遂坦然而化。

金會川好儉

吳縣金會川按察祖靜，平居多禮而好儉，嘗語人曰：「惟儉可以惜福，惟儉可以養廉。」起居飲食，澹泊寡營，溽暑祁寒，不爐不扇，每日早起晚罷，向夜硯火熒熒，苦志明經不逮也。

朱文正新年著棉袍褂

朱文正公珪崖岸峻絕，一介不取，歷官中外，無敢以苞苴進者。及陟正卿，清貧若寒素。某歲新年，值大雪，往賀裘文達公曰修，文達見其所衣為棉袍褂，乃曰：「范叔何一寒至此？某欲效古人以絛袍贈君。」即呼僕入內，取貂裘一襲奉之。急辭謝曰：「良友多情，固所深感，然朱某固一介不取，生平未嘗失節。且貂裘亦僅壯觀，若云禦寒，則已著重棉矣。君不見道旁雪中尚有多數赤身僵臥者乎？彼與某，皆人也。某較彼已有天堂地獄之別，敢不知足！君盍以贈我者移贈若輩乎？」文達急謝過，曰：「君真道德士，當謹遵仁人之言。」急呼僕持貂裘付質，以質價購棉衣數□襲，至市給貧民。

劉文定自歎儉陋

劉慎涵，名綸，諡文定。少在尹文端公繼善幕府，旋以乾隆丙辰宏博第一人詞林。汪文端公由敦愛其才，兼重其度，晚年尤與相契。或嘗以要事繕奏稿，夜半詣文定，請閱，文定起難火燭，操筆點定。時仲冬寒甚，文定呼三公子具酒脯，而廚傳已空，僅有白棗□餘枚以侑酒，文定亦自歎儉陋焉。

王文肅餅餌充饑

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，操守廉潔，屢歷臚仕，貧如故。每早登朝，家不舉火，偕幼子同輿往，入內進餐，惟市餅餌數枚，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饑而已。履懿王與之善，嘗仗助之，辭不受，曰：「忝在九列，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。」

嵇文恭膳無兼味

嵇文恭公璜，晚年予告，常膳至不能具兼味。薨未一載，京師宣武門外懶眠胡同第宅屬他姓矣。

尹均飲豆湯

乾隆朝，內閣典籍尹均性好儉，子內閣學士壯圖，均好飲豆湯，月必數設，呼子若孫共啖，曰：「此吾鄉味，若曹即富貴，慎勿忘。」與閣學同朝，父子入直，常共載一車。諸城劉文清公墉嘗歎曰：「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。」

戴簡恪粗服敝車

戴簡恪公敦元官司寇日，朝士呼為「破敗書廚」，以其萬卷羅胸而粗服敝車，外觀極寒儉也。

王述庵出無僕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讀《禮》家居，以事赴姑蘇謁巡撫，無從僕，至市雇肩輿。欲令輿夫投刺，輿夫呼之曰「老伯伯」，且曰：「此烏可胡亂為之？汝青浦人，大不知法紀。昨歲丁默子到此，通報者皆獲罪。誰則以幾□文錢受譴責乎！速去，毋相累！」王因自赴號房通報，既見巡撫而出，輿夫遁矣，乃徒步回。

翟詠參性儉而厚

涇縣翟詠參，字星文，家久落，輕財如故。性儉而厚，雖囊無一錢，時惻惻具嗟問惻獨意。父授狼裘一，嚴冬弗御，問之，曰：「見村人無絮襖者眾，滋不安耳。」

德瑛不具駟馬

尚書德瑛年六□餘而官太常寺卿，又二□年始擢戶部尚書，已八□餘矣，與朱文正、王文端等作五老會，時人榮之。德貌清臞，性儉，官至司徒，家不能具駟馬，人比之公孫弘。嘗入直樞庭，其屬吏告人曰：「他費不具論，即四時衣冠之費，我公即未能具也。」

李恭勤以儉矯俗

乾隆辛卯，李恭勤公繼福康安而督四川，時方用兵大小金川，思以儉矯俗，乃與僚窳約，府州縣無事，非公事不得至省，至亦有期限，屆期必歸，不得蓄音樂，不得侈宴會，不得飾輿馬衣服。

在官數年，未宴一客，屬吏亦無置酒飲之者。一日，有新簡成都將軍抵任，則俟其眷至，饋以燒羊蒸豚，為佐家宴而已。署中屆除夕，惟製餠餠無算，俟元旦朝賀畢，自布政司以下皆享之，佐以四肴，且同食焉。

徐司馬務為省約

錢塘徐石船司馬紹基為文敬公潮曾孫，文穆公本孫，潤亭宗伯以暄子。乾隆中葉，官淮安同知。時江南全盛，淮上為河工人員所集之地，風俗浮夸，服食奢侈。司馬體晏子國奢示儉之意，務為省約。嘗與同僚會話，或言其鞞蔽，則笑曰：「幫雖蔽，底子佳也，且不猶勝於徒跣而行者耶？」

董文恪力矯華侈

上元董文恪公教增以翰林入直軍機，出為外吏，彊毅不阿。任川藩時，俗尚華侈，董力矯之，務為儉約。每公宴，誠不用優伶。總督勒保以春酒召，董至門，已通刺矣，聞音樂聲即返。勒為之撤樂，乃復至，飲盡歡，風尚為之一變。

陳思敬不衣綺紈

陳思敬，字泰初，同安人，乾隆某科副貢生。自奉至儉，生平未嘗衣綺紈。晚年，用稍窘，或勸其為子孫計，則歎曰：「自古豈有豐嗇常在一家者耶？子孫宜自振，吾知行吾意而已。」

劉文清敝衣惡服

乾隆末，和珅當國，窮極奢侈，翰苑部曹多效所為，衣袿袍褶爭妍鬪奇，其悃樸無華者皆視為棄物。惟劉文清公敝衣惡服，周旋班聯中，曰：「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，乃能備位政府，不致隕越者何也？寄語郎署諸公，可憬然矣。」

劉全母不忘舊日景況

和珅之奴劉全，幼時為人執鞭，家甚貧。和攬權時，甚倚任之，屋宇深邃，至百餘間，士大夫不肖者爭與聯婣。而其母甚賢，全富時，其母必日索腐敗下餐，曰：「昔日思此而不易得，今雖豪富，敢忘舊日景況耶？」故全稟受母教，罔敢干犯國法。子某甚不肖，致有京師南郊私斃人命事，遭刑誅，而全母卒善終。

王培鑄終身素服

三年之喪，人子為父母持之，或父已前卒而祖父母亡，為長孫者亦持喪三年，為承重服，皆謂之曰丁憂。常服色黑或白，以布不以帛。乾隆末葉，山陰有申韓家王培鑄者，年二□一即幕於外，至四□五歲而返，凡官幕之與相識者，絕未見其身有衣帛之一日也。蓋培鑄逾冠即喪母鄭氏，期年，父稽文續娶壽氏，方二年而壽卒，卒未半載，父又續娶孫氏，一年半又卒，是培鑄已持喪九年矣。方孫氏之喪及禫，而稽文卒，服除，則又喪其兼祧母溫氏。溫卒將二年，而兼祧父西俊續娶木氏，未一年木卒，甫釋服，而西俊忽以疫卒。於是培鑄又持喪□二年。時祖母杜氏猶在堂，痛其兩房子媳之相繼物化，僅有一孫培鑄而又頻年遠游不得見也，日夕哀傷，遂致疾，距西俊之歿方三年而亦卒。培鑄至是，蓋服三年之喪二□有四年，而亦老矣，以積棺未葬，遂辭館歸。或曰：「培鑄亦嘗數持三年之喪，特未必絲絲延延縟素相續，至二□四年之久耳。其殆天性儉約，飾言丁憂，可不衣帛。」至謂其假此名義以納賻金，則苛論也。

胡光北衣食之儉

乾、嘉間，瀏陽胡光北嘗肄業長沙嶽麓書院，其後同學者宦蹟半天下，交遊奔趨，儼如朝市，不與之通隻字，雖於夙所最契之羅麓西太守、嚴樂園按察亦然。性好儉，瀏陽土產有葛綢、夏布二種，葛綢薄如蟬翼，一名銀葛，以其有白光如銀也，其值倍於夏布，胡終其身未嘗一御也。食無兼味，佐脫粟者野菜而已。炊時，鄰人聞其庖中有肉香，則必曰：「今日胡先生祀祖矣。」光北，字楚良，號學山。

仁宗禁止萬壽演戲

仁宗五旬萬壽，御史景德奏請於萬壽節令城內演戲，設劇□日，歲以為例。得旨以景德冒昧陳奏，照溺職例革職，並發往盛京差遣，充當苦差。

朱文正身後蕭條

朱文正公薨日，臥處僅一布被布褥，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，見者莫不悲感。仁宗親賜奠，甫至門，即放聲大哭，賜以輓詩，有「半生惟獨宿，一世不言錢」之句。

湯文端宦京無安宅

湯文端公金釗，蕭山人，嘉慶己未進士，出朱文正門，朱甚器之。性質樸，悃樸無華。官詞林時，寓光明殿左廊房，為童子師，及任祭酒，尚居地安門外文昌宮，無安宅也。及視學江南，僕從惟數人，自閱課卷，暇日攜書至江陰君山上，誦讀終日，自笑曰：「此亦可謂玩物喪志矣。」

文端官卿貳日，不蓄車，入朝則賃諸市，一僕跨轆而已。京官子弟多從閱文，一日退食後，至某徒所，談文稍久，為具小食，知湯不喜豐，肉一拌，胡餅數枚，湯問曰：「食肉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問幾何，曰：「不過一斤。」攢眉搖首曰：「此胡可，未免費矣！」有緩急求助者，視親疏量為應之。最惡裝飾。來子庚觀察入都，見其冠有飾，故問何物，答以寶石，曰：「寶當藏之於心，不在冠也。」

周子西之儉為吝

青浦周子西富而儉，實吝也。當暑，曝水於日中，俟其熱，以為盥澡之用。夜搗米，不燃燈燭，輒坐其旁，默識舂數，以驗糙白。灶下灰積久，見少，持篩簸揚之。又恐妨妻女紡績之日力，治繯提汲皆親任之。遇病服藥，將生者咽嚥，謂棄其渣可惜，且省薪炭也。嘉慶丁丑秋，忽大病，不服藥，遂卒。

姚祖同嫁女不用鼓樂

姚祖同撫直隸時，嫁女日不用鼓樂，潛送之出城。

裕莊毅自奉菲薄

裕莊毅公泰暫年時，考取繙譯中書。家貧，日趨內閣必徒步。母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，每歸，多不用，故既貴顯為督撫，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，而自奉菲薄，澹然如老書生。

許子位食脫粟

許子位嘗知聞喜縣，攜一子、一僕至官，食脫粟飯，佐以青菜。往來郡省，策蹇而行。贄上官者，詩扇而已。

黃蛟門不裘不帷

黃蛟門，名以旂，嘉慶朝之江寧增生也。父有遺產，歿後，五子均分，蛟門以長男獨不與。既貧甚，常為童子師以自給，蓋冬不裘、夏不帷幕者三□餘年，冠履雖垢敝不易也，時有補綴痕。有笑之者，惟以一笑為答。常膳不具兼味，人或招與飲食，必堅拒逃匿，須要覓牽持，不得已而後至，經數日，輒相酬，其豐腆恆倍之。

宣宗節儉

宣宗中年尤崇節儉，嘗有御用黑狐端罩，襯緞稍闊，令內侍將出，四周添皮，內府呈冊需銀千兩，乃諭勿添。明日，軍機大臣入直，諭及茲事，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□有餘年。

宣宗所服套褲，當膝處已穿，輒令所司綴一圓綢其上，俗所云打掌是也。於是大臣效之，亦綴一圓綢於膝間。一日，召見軍機大臣，時曹文正跪近御座，宣宗見其綴痕，問曰：「汝套褲亦打掌乎？」對曰：「改製甚費，故補綴。」宣宗問曰：「汝打掌須銀幾何？」曹愕眙久之，曰：「須銀三錢。」宣宗曰：「汝外間作物大便宜，吾內府乃須銀五兩。」又嘗問曹曰：「汝家食雞卵，須銀若干？」曹詭對曰：「臣少患氣病，生平未嘗食雞卵，故不知其價。」

孝貞后崇儉

孝貞后聖德巍巍，尤崇儉樸，宮中器用，一切用銀，起居飲食皆有常節，所役內監亦僅七〇餘人。

散秩大臣之儉

有人都應試者，賃一巨室，主人為一老者，酬應頗周，時出閒譚，常日每服短後衣，拖雙屨，攜長柄籃，躬自出外市物，群以其寒儉也，不為意。一夕，漏方深，眾已睡，忽聞堂上誼譚聲，僕從紛紛然，似出入甚忙者，又似有踉蹌聲在中庭躑躅不已者。應試者潛披衣起，自窗隙窺之，則堂上下燈火爛然，老者已蟒服補褂，戴孔雀翎，冠緋頂，自內出，即乘輿去，燈燭遂滅。因急起同伴，具告之。久之，將復睡，忽隱隱聞馬嘶聲，未幾，其聲益近，似將入門者。時天微明，果見老者朝服自外入，至堂前降輿，從容進內去，僕從均伺主人入，乃擾擾牽繩挽輿出。眾乃大怪，方猜度間，忽有人叩門，啟視，則一僕也，入內私問曰：「君等頃有所見否？」皆曰：「然，敢問何也？」僕遽搖手曰：「慎勿聲。此某宗室也，以與皇帝漸疏遠，故非遇大事不朝，僅居家食俸，為散秩大臣而已。今以令節，故特往朝。惟主人以貧故，深自諱匿，慎不可問，否則必遭逐也。」既而天大明，主人出，仍躡雙屨，服短後衣，攜籃市物如平時。

周天爵夫人無命服

東阿周天爵初任懷遠令，單車赴任，久之，始迎其母妻至署。夫人事紡績，官舍蕭然。適度歲，僚眷相往還，而夫人無命服，懷遠地僻不易購，周又不欲假諸縉紳家，典史孔某，平陽世家也，檢笥中舊七品服獻之，始得賀歲成禮。

曾文正夫人紡棉紗

曾文正公國藩駐師安慶時，其夫人及其冢婦劉氏在署中，每夜同紡棉紗，以四兩為率，二鼓後即止。一夜，不覺至三更，長子惠敏公紀澤已就寢矣，夫人曰：「今為爾說一笑話，以醒睡魔可乎？有率其子婦紡至夜深者，子怒置，謂紡車聲聒耳不得眠，欲擊碎之。父在房應聲曰：『吾兒可將爾母紡車一並擊之為妙。』」翌日早餐，文正為笑述之，坐中無不噴飯。時有鄧伯昭孝廉者，性古執，在江達川方伯幕中，聞之贊歎，謂可以破除官場家人驕惰之習，力勸方伯製紡車，強其妻效之，終日不能成一絲，人笑以為迂。

左文襄絮裘木案

左文襄公宗棠剛果強毅，至耄年，精力不衰，雖兵間積苦，未嘗以況瘁形於辭色。邊塞苦寒，雪壓行帳，惟擁緇布絮裘，據白木案，手披圖籍，口授方略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皇暇食，軍事旁午，官書山積，亦必次第省治之不稍休也。

蕭敬孚自買菜

桐城蕭敬孚學淵博，曾文正公嘗薦之，館於上海之江南製造局，垂三〇年。賃居城西，輒自提籃入市買菜，居停主人坐馬車過之，曰：「此蕭先生也。」亟與為禮，命僕代攜之行。

彭剛直崇儉

衡陽彭剛直公玉麟力崇儉樸，偶微服出，布衣草履，狀如村夫子。巡閱長江時，每赴營官處，營官急將廳事陳設之古玩及華煥之鋪陳一律撤去，始敢迎人。副將某方以千金得玉鐘一具，一日，聞彭至，捧而趨出，忽失足，砰然墮地。彭適入，見之，微笑曰：「惜哉！」副將懼伏，至不敢仰視。又嘗飯友人處，見珍饌必蹙額，終席不下箸，惟嗜辣椒及豆豉醬。又有人嘗謁之於退省庵，時歲首，彭衣繭綳袍，加老羊皮外掛，已裂數處，冠纓作黃色，室除筆硯外，竹籬二事而已。久之，命飯，園蔬數種，中置肉一盤。飯已，出，或告之曰：「此已優待君矣。」

剛直赴蘇，適楚南會館舉行團拜，預焉。是日召優演劇，午後在階下閒立，見一人帽綴披霞寶玉，衣品藍漳緞袍，昂然入，意必同鄉子弟也，頷之，與為禮。其人置不理。乃詢左右，則唱花旦之吳蘭仙也，大怒，立命縛之出，呼杖，將斃之。蘭仙膝行至織造前，乞緩頰，織造再三陳請，眾亦環求，怒始已，僅命褫其服，逐之出。蘭仙自是聲名頓落。

德宗崇儉惡奢

德宗崇儉惡奢，每遇進膳，便云：「詔書屢有臥薪嘗膽之語，而朕終日所嘗者為何？朕心殊不安。以後進膳，不得過事肥美。」

德宗尤惡機巧玩物，其崇尚西法，純出於保國救民之念，外間所傳某侍郎入對，必懷西人玩物以進而得邀聖眷者，皆蜚語耳。秀水沈淇泉學使衛於光緒甲午殿試前，補行覆試，其詩結聯頌聖處曰：「聖朝崇本務，奇技絀重洋。」閱卷大臣原定一等第〇名，及進呈，特以硃筆密圈，拔置第一人，觀此可知德宗之儉德矣。

孝欽后禁宮人濫費

孝欽后好貨財，然亦惡人濫費。一日，宮眷啟一裹，欲斷繩，不許，既解之，命將紙摺疊，與繩同置於屨。孝欽有時賞宮眷錢，每人與一小簿，宮眷用錢皆須記載於上，至月杪則躬自查閱一次，費則責之，儉則獎之。

天下儉一國儉

光緒初年，有「天下儉一國儉」之謠。「天下儉」者，為李用清，其自江西原籍起復入京時，徒步三千餘里，未雇一車騎。及撫雲南，則日坐堂皇理事，夫人即居其旁之小室。將產時，不雇接生媼，既產，遂斃。其僕憐之，為市棺，稍昂，以為費，令易薄者。已而子亦死，僕又為市小棺，叱曰：「安用是！」乃啟夫人棺納之。「一國儉」者，為李嘉樂，其為江西布政使也，常薙髮，每次與二〇文，已而詢其僕曰：「薙髮匠得資，亦得意否？」僕曰：「外間薙髮皆四〇錢，今殊不滿所望，已墊付數〇文使去矣。」李怒曰：「吾家中薙髮才須〇二文，今多與之，已大過，汝乃更益之乎！此後不須彼矣。」蓋李之夫人亦能供待詔之役，不假他人手也。後二李均被劾。

閻文介崇儉

閻文介公敬銘官部曹時，胡文忠公林翼奏引辦湖北糧臺，崇尚儉樸，風為之變。及撫山西，則躬御布袍，所著鞞下緞上布，其夫人紡績於大堂之後，僚屬詣謁者，惟聞暖閣旁機聲軋軋而已。冬月衣縑絮袍，出示僚屬曰：「此中之絮，內人所手彈也。」

文介將至晉，語其戚某曰：「宜多攜搭連布。」此布至粗且厚，抵任，首製以為袍褂。屬員有用摹本緞者，輒斥之，謂：「方今兵書旁午，汝輩何尚奢侈。審如此者，必多財，可捐資充軍餉。」屬員等乃皆以搭連布為袍褂。戚所攜布且盡，價大漲。有知縣某以進士即用，嘗徧假貨華貴之衣及諸佩物，服以入見，文介責其奢，對曰：「卑職需次此間，所得宦囊僅足製衣物，實再無此多金購搭連布，故服舊衣入見，雖被參劾，亦無可避。」文介慚不復語，自後雖有著摹本線縐者，亦不復致詰矣。

文介所御肴饌極粗惡，嘗招新學政飲，所設皆草具，中一碟則為乾燒餅也，文介擊而啖之，若有餘味。學政終席不下一箸，故強之，勉盡白飯半盃，歸語人曰「此豈是請客，直祭鬼耳！」

李用清為文介門生，守蘇州時，訪知陸稿薦薰臘店滷鍋外圍之麵餅，價廉而味美，【滷鍋上用蒸桶，汁易侵出，圍以生麥麵，汁漬入，滷鍋熟而餅亦熟，貧家購以當肉食。】告其中丞，因共令其店分進此餅以為常，蘇人傳為笑柄。及擢陝西布政，署中不具廚傳，宴客則取之旗亭。有某酒樓以方伯初次定席，殺饌精美，計值甚廉。其後宴客，皆責如前例，酒樓主人遂移他處以避之。李在簽押房，見僕抱衣出澣，云：「何不交太太洗之？」僕言：「太太今無暇。」則云：「俟明日。」陝撫葉伯英後因事劾李去，文介在樞府力爭，失上意，乞罷。光緒壬辰，文介薨於解州，遺摺入，初擬卹典甚渥，後悉改常例，獨謚以文介。孝欽后常語人曰：「可恨閻敬銘騙一好謚法去。」孝欽好侈，文介管戶部，陰加裁節，故有此語也。

閻文介惡華字

閻文介管戶部日，臨桂謝春谷啟華官主事，充雲南司主稿，兼北檔房。一日，文介謂謝曰：「取名何必用華字？」謝固別有與援者，從容對曰：「中堂以華字為嫌，然則取名當用何字耶？中堂異日若奉命轉文華殿，抑亦拜命否耶？」文介默然，不以為忤。

也。

衛榮光之儉

光緒朝，浙撫衛靜瀾中丞榮光以節儉著稱，其便服多補綴痕。蓄一羊裘，鞞矣，衣以見客，不作也。夜於簽押房閱文牘，案僅竹燈檠，熒熒如豆而已。嘗召客晚餐，肴三簋，客出，方呼燈送，僕以無燭對，客逡巡去。一日，其僕購燒餅油條二大盤，幕僚問之，則曰：「今為中丞夫人誕辰也。」

錢塘丁氏之儉

錢塘丁竹舟主政申、松生大令丙為同懷兄弟，家充殷盛，而性好儉，惡衣惡食，惟志於道。凡撰擬文字，所用紙，每就殘餘者墨之。外來書函之封套，或翻用其裏，或加簽其上，不浪費也。杭城慈善事業，主政、大令主持者有年，大府倚重之。大令謁大府，輒徒步而往，使人挈禮服，至官廳易之，其儉如此。然儉而不吝，睦婣任卹，著於里閭。主政之子修甫舍人立誠，大令之子和甫舍人立中，亦皆有父風，每敝衣冠行於市，見者不知其為富人子也。

李秉衡之儉

李秉衡巡撫山左時，頗以儉德著，居恆衣冠閭敝，與趙舒翹同。所衣棉袍，縫裂，絮縷縷然漏於外，或睨之而笑，則鬚髮怒張，厲聲曰：「此出風也，汝不識耶？」一僕戴新紅雨纓帽，李見而大悲，發縣，笞數□，逐之去。自是屬吏多有鶉衣百結而行庭參禮者，李則極口稱之為廉吏。

楊古醞之儉

婁縣楊古醞大令葆光，名宿也，性儉約。自浙罷官歸，出必徒步。年七□九時，腰腳猶健，嘗與徐珂游蘇州，步行至虎邱，登千人石，珂喘息甫定，倚石小坐，楊猶徘徊賦詩，不覺其勞。歸途飲於花步里之酒樓，食前方丈，楊下箸者二簋而已。珂詫問之，楊曰：「晚年宜戒饕餮，餐廬兼味，雖宴會亦如是也。」

趙廉昉李審言之儉

趙能官，字廉昉，與李審言詳為中表兄弟，少時居審言家讀書。審言妻趙氏為廉昉女兄。廉昉與審言各健飯，酸齏尺韭，率盡數碗。釜罄，趙氏每食鐺底焦飯，或竟忍飢，詭云已食。以是有怨詢之者，並及趙氏，審言與廉昉若不聞，而互厲於學。二人恆共褻衣一襲，趙氏遞澣之，計日以易，不失先後。

朱吉甫待客至儉

朱吉甫，光宣間人，待客至儉，菜則園蔬，魚必親釣，曰「是有真滋味，市品遠弗逮也。」